

黄春华 著

每个男孩都是英雄

小子不放弃！

下

天空越暗的时候
你越能看到星辰



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

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

每个男孩都是英雄：坏小子不放弃！

（下）

黄春华

人民邮电出版社

目 录

10、最美的蘑菇最危险.....	3
11、山雨欲来风满楼.....	7
12、悬崖边死里逃生.....	10
13、鬼推磨比蛇更可怕.....	13
14、山洞比天堂还舒服.....	16
15、与狼共舞说出心里话.....	19
16、谁喜欢谁，都知道.....	23
17、山中遭遇偷猎者.....	26
18、绝处逢生人救鹿.....	29
19、死里逃生鹿救人.....	32
20、特护病房里不准笑.....	34
21、要走就一起走.....	37
22、换了老师心情爽.....	40

10、最美的蘑菇最危险

泪水和汗水没有什么差别，我摘下鸭嘴帽在脸上擦了两下，就把刚才的脆弱全部掩饰了。然后，我按捺心中的激动，站在树荫下等他们到来。

最先跑到我面前的是班头，她头上也有一顶鸭嘴帽，背着背包，样子极像野战军。她一边靠近一边说：“嫌我们累赘，是不是？跑得比兔子还快。”

“跟着我，你们会很危险的。”我指指高高的山坡。

“不跟着你，可能更危险。万一那个黄毛小伙子寻机报复，我们岂不更惨？你一下车，他们俩二话没说，就跟了下来，我只好也下车，总不能脱离群众嘛。”

说话间，他们俩就到了面前。马晓强一手提着密码箱，一手拿着一本《读者》挡头顶的太阳。赵莉倒想得周到，撑着一把防紫外线的太阳伞，只是脚上的高跟凉鞋不太爽，走两步歪一下。

班头说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了，来，把手伸出来。”说着，她把手伸到我面前，我把手搭到她手背上，然后是马晓强，最后是赵莉。我们一起喊了一声“加油”，就像中国女排上场之前的架势。

其实我对这一套不太感冒，主要是不想扫班头的面子。收回手，我就准备往前走，班头却喊住我说：“喂喂，这里凉爽，我们来开个小会吧。”

马晓强和赵莉一听，马上就凑拢过去，估计他们几个以前经常这样开会。我极不情愿地转回来，想听他们到底能说些什么，谁知班头却说：“李凯歌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听你指挥，你先布置任务吧。”

不仅我吃了一惊，另外两个也张着嘴巴望着班头。赵莉说：“这合适吗？你是班头呢。”

“对呀，组织关系也不能说变就变。”马晓强把箱子放在脚边，一手叉腰，一手用杂志扇风，很有一股革命干部的风度。

“哪跟哪呀？”班头笑了起来，“前面是原始森林，不是咱们校园，如果大家还认我这个头，我现在就任命李凯歌为头，谁有意见可以举手。”

没有人举手，班头盯着我，是一种彻底的信任和鼓励。我浑身一震，决定把以前的隔阂先放一边，很严肃地说：“那好，大家听我的，这次行动决非儿戏，说有生命危险，毫不夸张。所以，我先给大家一个机会，不去的可以到公路上拦车。”

马晓强和赵莉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又都把目光投到班头身上。班头往我这边站了一步，说：“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跟他跟定了。”

于是，他们俩也表态：“加油都喊过了，谁还好意思走呀？那不是逃兵吗？”

“好，大家记住，这边是东，我们是至东向西翻越山岭，学委，你走最前面，我走最后面，两个女生走中间，不要隔得太近，也不要拉得太远。”我要把大家组成一支真正的野战军。

马晓强一听就叫了起来：“不行不行，我方向感极差，逛街的时候经常认不清东南西北，这活我干不了，要不，我走最后吧。”

“不行！”我没给他面子，“走最后危险性最大，而且还要负责全队的安全。你不要怕，

我这里有指南针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迷不了方向。”说着，我把指南针递给了他。

赵莉一把抢过去翻看了一遍，不屑地说：“就这破玩意，我上幼儿园就玩过，简单得要命。”说着，又塞到马晓强手里。

“别闹，听指挥官的。”班头止住赵莉。

赵莉撅着嘴，眼睛直往天上看。

“学委，你这箱子得改装一下。”我放下背包，从里面掏出一段绳索，把箱子打成背包，“双手必须腾出来，这不是逛街，要应付许多突发事件。”

马晓强好奇地看着我把他的箱子捆成了一个能背的背包，我往他身上一背，正好合适。班头在一边喝彩，赵莉却还在看天。

我真为她的脚担心，就说：“劳委，如果你肯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把高跟鞋变成平跟鞋。”

她一听就跳了起来：“岂有此理，我这是放假前刚买的，法国名牌黛安娜，你识不识货啊？”

她的声音就算在这空山脚下，也刺得耳朵疼，我连忙举手投降，背起背包，说：“俺们老土没见过世面，就当我说，好，出发！”

班头捂着嘴偷着乐，看来她对这次行动一点都不紧张。

我们四人一字排开，马晓强开路，我断后，向着神秘的西亚杜进发。刚上山的时候，还隐隐约约有些小路，走起来十分方便。小路两边树高草深，树上有些不知名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，非常悦耳，草丛里到处是鲜艳夺目的野花，还有熟透了的野果。

赵莉一路上摇摇晃晃大呼小叫，反复地使用着那些有限的感叹词，不知是为脚下的不平，还是为眼前的美景。班头也兴奋得指指点点拍手雀跃，背包在她背上仿佛失去了重量，她还不时回头对我说：“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，小时候我跟奶奶上山，见到的就是这种情形。”

只有马晓强顾不上一路的好景色，不停地盯着手中的指南针，走走停停，望望天又望望地，生怕落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下场。

没走出多远，两个女生的心就彻底野掉了，她们不再按规矩走路，而是离开小路，跑到草丛中争相采摘野花。可是，野花实在太多，她们哪里采得完，就算她们跑断腿也只能是顾此失彼。赵莉都快疯掉了，她索性趴到草地上，拼命地喊：“我不走了，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！”

景色确实迷人，但我不敢放松警惕，她们越是疯闹，我就越紧张，我总在不断地提醒自己：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后来果然差点出事，赵莉采花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只很大的花斑蘑菇，就大叫起来：“哇噻！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蘑菇耶！”然后就要往前伸手。

我听老爸说过，山里的蘑菇越漂亮越危险，于是，我猛冲上去，拉住她的裙带，大喊：“回来！”

赵莉被拉了个四脚朝天，爬起来冲我大叫：“你神经病呀！拉女生的裙带，这是耍流氓！”

我没给她多解释，一把将她拨到身后，抽出军刀猛地挑开那只蘑菇。天！我自己也吓了一跳，一条一尺长的蜈蚣被惊动了，朝远处逃去，一眨眼就消失在草丛中。

“妈呀！”赵莉惨叫一声，死死抱住我的胳膊不放，浑身筛糠似地抖动着。

班头也看到了那只蜈蚣，没有叫妈，但手里的一束野花吓得满天飞舞，三步两步跑到我身后，仿佛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。

我见赵莉害怕的样子比以前凶巴巴的样子可爱多了，就故意逗她，冲班头说：“班头，你说这女生抱着男生的胳膊，算不算耍流氓？”

班头还沉浸在恐惧之中，听我问话，一愣，反问：“流氓？流氓是什么意思？”完全是一副弱智的表情。

赵莉身体发抖，声音却很快恢复了正常，冲我喊：“流氓就流氓，反正我不松手，你带着我走，你手里有刀，安全。”

只有马晓强一直全神贯注地辨别方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见我们吵成一团，就转回来问怎么回事。班头用手比划着说：“蜈蚣，这么长！”那长度起码已经夸张了一倍，快成一条蛇了。

都等着看马晓强的惊慌，谁知他不紧不慢地扶了一下眼镜，不屑地说：“蜈蚣嘛，我知道，多足爬行类，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前颚可以释放毒液，只要不被咬着，就没事的。”

经他这一分析，大家的神经果然没那么紧张了，赵莉慢慢放开我的胳膊，腾出手去夸马晓强：“没想到你还真有学问呢。”

我也从心里佩服他，能把书上记载的内容背得一清二楚。这点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只能为大家做点实事。我用军刀砍了几棵小树，将它们削成一端带尖的棍子，给他们每人一根，作为防身的武器。然后，我们继续上路。

两位女生再也不敢沾花惹草了，跟在马晓强身后，小心翼翼地用棍子探路，棍子在草丛里猛搅活，嘴里还不停地喊“去！去”，仿佛每一步都遇到了蜈蚣。

走着走着，班头突然叫了起来：“血！”

大家都跑过来看，赵莉吓得腿一软，差点儿坐地上，等站稳了，也跑了过来。原来是班头抓棍子的手渗出了血。马晓强连忙拉过她的手想做什么，她却大叫一声“痛死我了”，然后拼命将手缩了回去。马晓强愣在那里，朝我投来求援的目光。

我要她把手伸出来，她抱在怀里直摇头，仿佛谁要抢她的宝贝。我激她：“那你就抱着吧，疼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咱们走！”

这一招果然管用，她连忙喊住我：“救我呀！别丢下我不管！”

我再把手伸出去，她就把手给了我。我仔细一看，是茅草划了条口子，抓棍子一用劲，血就渗出来了。我把她的伤口凑到嘴边猛吸了几口，吸得她乱喊乱叫。

赵莉在我背上打了一拳，喊：“你不要趁机占别人便宜！你快松口！”

马晓强也很激动，举着棍子随时准备打我的脑袋。

我把一口血吐到地上，说：“拜托你们冷静点，好不好？野外的东西都有毒，不吸出来才要命呢。”

班头一听说要命，连忙说：“我没怪你，你再吸吧。”那口气仿佛她够宽宏大量。

我没再吸，放下背包，取出一张创可贴给她贴上，说：“没什么大问题，记住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”

后来，赵莉有点草木皆兵，走到一棵松树下的时候，一个松果打在她肩上，她惊得高呼救命。等看清是一个松果在脚下躺着时，她就一把抓起来，狠狠地盯着它，仿佛要一口吞下去。没走几步，又喊救命。大家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松鼠。赵莉左一声救命右一声救命，可把班头给害苦了，每次班头都会随着喊声吓得跳起来。等弄明白真相之后，她就声讨赵莉是个恐怖分子，专门制造恐怖气氛。

一路上连喊带叫，天气又热得让人服气，大家的水早就喝光了，我就取出一瓶纯净水，赵莉一把抢过去，拧开盖就喝。我一看，包里只剩下一瓶了，就连忙喊：“慢慢慢，每人喝一点。”

赵莉显然没过瘾，指着我的包说：“小气鬼，你那里不是还有吗？”说着，又要喝。

我一把抢过来，说：“只剩一瓶了，路才刚刚开始。”

我把瓶子递给班头，她看了看，瞄准三分之一处喝得很标准。轮到马晓强的时候，他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，说：“这样恐怕不卫生吧？”

我就先喝了一半，然后把瓶子递给他，说：“好，等你觉得卫生的时候再喝吧。”

他接过瓶子继续带路，太阳还是那么烈，他望了望天，一仰脖，瓶子就见了底。我们都笑了，他把空瓶子往天上一扔，意犹未尽地说：“最后的人总是喝得最少，反之亦然。”

赵莉听出这话是在说她，就要争个高低，班头出面调停：“省着点劲吧，路还远着呢。”

赵莉不吵了，盯了一眼班头的手指头，说：“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，谁会唱？送君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交待……”说着，她就先唱了起来。

大家也都跟着一块唱，这一唱，精神头又上来了，脚下觉得更轻松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又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、《雾里看花》、《心语心愿》、《盛夏的果实》……一首接一首，一律合唱，会唱的声音大点，不会的跟着哼哼，真有一种一路高歌向天涯的味道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脑袋短路似的，我突然想起了回力吧的那位女歌手，她也唱过《盛夏的果实》，我眼前反复出现她唱歌的样子，她开车的样子，她站在麦当劳里微笑的样子……天！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她呢？我现在是在荒山野岭，而她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11、山雨欲来风满楼

越往前走，草越深，树越高，树荫越来越浓，有细细密密的马尾松，也有叶片很大的橡树，当然还有矮小一点的野果树，山楂、野桃什么的。脚下荆棘丛生，马晓强穿着短裤，小腿被划出无数条血痕；赵莉的裙子也破了好几处，她不在意，仍兴致很高地蹒跚着脚走路，舍不得改装法国的黛安娜。

不知是唱累了，还是走累了，腿开始发软。我一看手表，天！已经下午两点了，难怪！我冲前面喊：“肚子饿了的请举手！”

大家全部立定，举手。于是，我们找了一块有树荫空地坐下。我取出自带的食物，有面包、火腿、饼干，还有一包四川榨菜。班头红着脸在包里掏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掏出两块面包。另外两个就只有眼巴巴地看着，他们什么也没带。

我说：“愣着干什么？一起吃呀！”

“对，均贫富。”赵莉动作最快，抓到一块面包就咬，边嚼边说，“我量你也不敢独吞，我属狼，你知道吗？饿极了就吃人。”

马晓强犹豫着说：“她不讲道理，我这一份先记账，回去以后我付钱。”说着，就开始咬火腿。

“慢！”我故意很严肃地说，“班头，你作证，一根火腿一百块哟！”

班头正埋头吃自己的，太专注，没理我。

赵莉说：“马晓强，不如你去采些野果来吃，我们也可以搭你的香边吃一点。”说着，嘴角直掉面包渣子。

“不卫生，还怕有毒，谁不怕死谁就去吃吧。”马晓强一边狼吞一边说：“好吃，一千块也得吃，谁让我遇到一个开黑店的！”

三言两语，食物就完了，又面临着水的问题，就一瓶了。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，我问班头：“估计什么时候能到？”

“应该不是太远了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天黑之前吧。”

赵莉跳了起来，欢呼：“天黑黑，天快黑吧！”

我觉得天黑之前能到达，没有水也问题不大，就说：“好，我们把水分了，天黑之前就得忍住渴了。”

我准备让马晓强先喝，他摆摆手，说：“Lady first！”这回，他不再怕不卫生了。

赵莉让班头先喝，说她是伤员，需要特别照顾。大家都很谦让，第一轮喝下来，水还剩大半瓶，第二轮才喝完。

我们继续上路，没走多远，天突然黑了下来，乌云一阵阵往下压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这话果然有道理，霎时间，狂风大作，树林哗哗作响，草丛东倒西歪，人也被吹得立足不稳。赵莉的裙子在风中上下翻飞，再加上脚下的黛安娜，更是没办法站稳，只听她在不停地尖叫，手里的棍子完全成了拐杖。

班头拉过我，说：“喂，给她想个办法。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你想让我背着她走？太沉，起码有180。”

“小声点，女生最恨别人说这个。”她指了指赵莉，“谁让你背她？你把她的裙子改装一下。”

我一看那裙子，已经破得可以了，觉得班头说得道理，就喊住赵莉，让她站着别动。

我把她的裙子前后撕了个长口，她吓得直躲，嘴里大呼救命。这回没人理她，大家都等着看好戏。我把裙子分别在她的两条腿上打了个结，就变成了裤子。虽然有点滑稽，但很实用。班头直夸赵莉要领导时装新潮流。

马晓强在前面喊：“快走！要下雨啦！”

话音刚落，哗地一声，雨就泼了下来。大家都跑到一棵大树下躲雨，我也想跟过去，突然想起老爸说过，下雨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到大树下面，容易遭雷击。于是，我大声喊：“别去！别去！”没人听，他们已经站在树下甩头上的雨水了。我冲过去，把他们往雨里赶，谁也不动。我急得没招，抽出军刀喊：“谁不走我砍谁！”说着，一刀砍在树上。

就在这时，眼前亮起一道刺眼的闪电，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被劈成两半，火焰蹿出老高，一股浓烈的焦胡味扑鼻而来。紧接着是一阵滚雷，把大家从树下惊了出来。

我收好军刀，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一定要绕开大树。”

大家继续进发，赵莉撑开那把太阳伞，想和班头共用，可没走出两步，伞就吹翻了。她倒聪明，把伞迎着风，一下又吹正了。可是反复几次之后，伞布被风卷走了，她望着手中的光杆，和班头笑作一团。

雨滴足有黄豆粒那么大，打在脸上有疼痛感，眼睛有点睁不开。马晓强的眼镜被雨水模糊了，看不清路，我就把自己的鸭嘴帽给他戴，能挡一点眼前的雨。他仍尽职尽责地在前面带路，对身上的雨水没有怨言。

脚下泥泞起来，我那双 NIKE 鞋已经没鼻子没眼儿了，行走十分艰难。这时，我不得不佩服赵莉，她的高跟鞋每走一步，后跟就会插进泥里，她不停地蹲下去，用手帮忙解救，行走起来简直比蜗牛还慢。一双凉鞋带子全断了，成了拖鞋。有一次，她终于拔不出来了，冲我喊：“李凯歌，救我呀！”

我过去让她跳开，故意把鞋子往旁边扳，啪地一声，鞋跟断在里面了。我作出一副抱歉的样子，把那支可怜的鞋递给她。她眼睛一亮，又把另外一支脱下来递给我，说：“好事做到底，总不能让我像瘸子一样走路吧，我得保持风度。”

我二话不说，两手一使劲，另一个跟儿也掉了。她穿在脚上大发感慨：“爽啊！一个新的潮流又开始了。”

我以前只知道她是一个大嗓门爱吵架的人，没想到她会这么乐观地面对这一切，我在心里还真有点佩服她了。

马晓强更是没说的，办事严谨，还不怕吃苦，有他掌握指南针，我绝对放心。

老天爷像吃了泻药，雨猛下个不停。低洼处已经积满了水，我们经常要趟着水走。天色极暗，雨雾又大，五步之外就是一片茫然。我们四人一字排开，挨得很近，一个抓住另一个的棍子，连成一个整体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听到前面有很响的流水声。走近一看，是一条沟壑，现在涨满了水，水面不宽，但水流很急，看着眼晕。我试探了几次，还没走出几步，水就漫过大腿，人一不注意就会被冲走。我撤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几个已经瘫坐在地上。

赵莉一边摸着自己的脚，一边说：“算了，我们回去吧，鬼知道前面有没有尽头。”

班头捶了赵莉一拳，说：“回去，我同意，别在这里说鬼呀神的，怪吓人！”

我看了马晓强一眼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说：“我觉得现在进退两难，真不该上山来。在家待着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受活罪呢？”

“都怪班头，说有个什么特棒的野游计划，我还以为是夏令营那种的呢。”赵莉一批评人，就来精神。

班头也觉得委屈，说：“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，别抱怨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吧。”

我放下背包，说：“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返回，需要四个多小时。但如果我们趟水过去，也许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到达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抱怨，也不是后悔，而是想办法过去。”

大家没有反对，也没有动静，都累得像团烂泥。我还能支撑，就沿着水流来回跑了几趟，观察地形，但没有发现窄得足够让我们能跳过去的地方。带着两个女生，硬趟水肯定不是上策，万一有闪失，就很可能被水冲走。但我没有绝望，老爸说过，遇到任何情况，都要相信自己能够度过。我相信老爸，因为他经历过比这要艰难十倍的境况。

我手握军刀，沿水流跑来跑去，我真希望水流是一条巨蟒，那样至少我可以和它搏斗。可眼前是一条水，就算我有千钧之力，也无从下手呀！

正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，我突然眼睛一亮，因为对岸有一棵小树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兴奋地跑回去，从包里找出一个铁钩，再解下马晓强箱子上的绳子，把钩子系在绳头。

大家都满怀希望地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没答话，做好准备工作之后，我只简短地说了声“跟我来”。就朝那棵小树走来。

我让大家躲开点，然后将铁钩在手中甩了几个圈，一松手，铁钩就朝对岸飞去，正好钩住小树。我用手使劲拉了拉，够结实，就说：“好了。”

大家为我精彩的表演鼓掌，鼓着鼓着就没劲了。赵莉说：“你真要把我们当野战军呀？万一那树断了，嘿嘿，我可是标准的旱鸭子哟。”

“别怕！”我一边鼓劲，一边背上背包，“你们三个先把绳子这头拉住，我趟过去，然后我在那边拉住绳子，一个一个过，马晓强最后过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马晓强看了班头一眼，说：“只能这样了。”

我抓紧绳子一步步往对岸挪，最深的地方水已经快到胸部了，人被冲得脚根本没办法站稳，全靠手上的劲，才渡过中间最深的位置。上岸之后我觉得有点后怕，连忙向对岸喊：“马晓强，你带她们回去吧！”

他们摆手，赵莉性子急，就要下水，我急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谁下水我宰了谁！”

赵莉果然被吓了回去，冲我骂着什么。我冷静了一下，突然想到一个可靠的办法，就喊：“用绳子系住腰，要牢！”

他们按我说的做了，用绳子把赵莉的腰绑住，然后，她往中间走，我往这边拉，到了最中间，她果然被冲下去几米远，水把人都淹没影了。我以最快的速度用力收绳子，终于让她浮出水面，渐渐地靠岸。

上岸的时候，她的两只黛安娜早已经没了踪影，浑身抖得站都站不稳。我知道她肯定吓没了魂，连忙上前帮她解腰间的绳子。她没让我解，一头扑到我怀里号啕大哭。

等她最刺耳的哭声过去之后，我就拍拍她的背说：“对岸看得清楚着呢，万一传到校长耳朵里，嘿嘿，校长可是不能容忍男女生拥抱的哟。”

她一把推开我，笑着捶了我一拳，就像团烂泥瘫到地上。我只好跪在地上帮她解绳子。她笑了，我就放心了，尽管脸上的泪水和雨水一样多。

我把绳头扔到对岸，马晓强接住，帮班头绑住腰。赵莉连忙站起来和我一起拉绳子，班头过得有惊无险，虽然也被水冲下去一两米，但她会水，不慌，头始终没被淹没。

马晓强当然要比女生强，一手举着箱子，一手抓紧绳子，我们三人一起使劲，他脚步有点跟不上，最后是连滚带爬地上岸。他嘴里嘀咕着：“倒是慢点呀，我喜欢水，还没过瘾呢。”

赵莉已经恢复了精神，说：“过你个头的瘾，跳下去试试！”

班头说：“大家别吵了，我要和每个人拥抱一下。”

大家都很郑重地拥抱着，庆幸闯过了这道鬼门关。那时，我们已经变成了水鬼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在滴水。

12、悬崖边死里逃生

大家修整了一下心情，我准备去把绳钩从树上取下来。我一边把绳子入手里挽，一边向小树靠近，就在这时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。我看见那个铁钩实际上并没有钩住小树，而是钩在一条大蛇的身上，蛇身和小树差不多粗，钩子正好在它的腰部，它的其余部分紧紧的缠绕着树杆，把钩子压在树杆上，就不会脱钩。

天！是它救了我们！我不敢把这事告诉大家，怕吓坏他们。但我也不能轻易靠近，只是远远地抖动着绳索，以便钩子能脱下来。我古怪的举动引起了班头的注意，她向我这边走来，我想阻止她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在离我仅一步之遥的时候，她突然尖叫起来：“蛇！蛇！”边叫边退，一屁股坐到泥地里，还在一边叫一边退。

她这一叫，惊动了大家。赵莉捂着耳朵想跑，又不知往哪里安全，只好原地打转，又蹦又叫，仿佛蛇就在她脚下。马晓强正在整理东西，被她们一叫，手里的东西全部掉到地上。不过，他毕竟是个男人，没有叫，而是试探着向我这边靠近，想看个究竟。

不知道是我抖动绳索起到了作用，还是她们的尖叫惊动了蛇，那蛇开始蠕动了，钩子从它身上掉了下来。我慢慢收到钩子，站着没动，看着蛇顺着岸边向远处爬去。它的身体足有两多长，是我在水族馆从没见过的。

我回头看一眼，马晓强就站在我身边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惊慌，不过他还是强作镇定地对两个女生说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说着，就向她们跑过去。

女生总算停止叫喊了，为了让她们彻底放心，我故作若无其事吹着口哨向他们走来。可是，我还没走几步，马晓强又叫了起来：“指南针，我的指南针！”边喊边顺着一条流水的小沟往前追。

我紧跑两步，看见指南针果然顺着沟漂流着，但我突然发现小沟流到前面就不见了。不好！我预感不妙，前面很可能就是悬崖，起码也是个高坎。我想叫住马晓强，可雨声太大，他又过于专注，根本听不清我的喊话内容，还以为我在给他加油呢，跑得更起劲了。

我扔掉绳子，追了过去，就在我快要追上他的时候，他也快追到指南针了。可是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只听他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就向前一栽，不见了。

天！天！我这回真的傻了，追了两步，不得不停住，因为下面确实是个悬崖，足有一二十米深，人掉下去不死是万幸，但落个终身残疾绝对是跑不掉的。完了，我浑身无力地跪到地上，把头深埋在胸前。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怎么向马晓强交待。我在心里默念着：“马晓强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“救我……”是马晓强的声音，没错，就在我耳边。我连忙趴在地上，向前探出头，果然看见马晓强身体贴着崖壁，手里死死抓紧几根细藤，而那细藤正一根根地断掉，眼看就要坠入深渊。

我浑身一震，往前爬两下。班头和赵莉已经站在我身后，她们同时惊叫起来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我没理她们，我比她们更清楚，我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是与马晓强同归于尽。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救他，我决不放弃。

“妈呀！——”马晓强仰天长叫，因为他手里的最后一根藤已经断了。

就在他要下落的一刹那，我的双手死死地钳住了他的双臂，他整个身体悬空，巨大的重量把我向前拖动了一下。我的半个身体已经悬空，根本没办法向上用劲。

身后响起一片惊叫，还是班头勇敢，奋不顾身地抱住了我的一只脚，将它死死压在身下。这一招很管用，我用脚趾钻进泥里，身体暂时被卡住了。我的另一只脚无法用力，摸了半天，碰到一株小灌木，就用脚腕死死地钩住它。

赵莉害怕得在原地直打转，不敢靠近，后来见稳住了，就想帮忙拖我另一只脚。她一碰到我的脚，我就大喊一声：“别动！”因为我知道她不可能有灌木的劲大。她被我的叫声吓得哭了起来。

我咬咬牙，喘口气，说：“别怕，快去拿绳子来系住我的脚，用肩膀往上拖。劳委，这回全靠你了！”

“嗯！”她边哭边去取绳子却了。

我觉得我的胳膊快要断了，我在心里发狠：就算断了，我也不能放手！我这时已经看清下面有无数条大蛇在嬉戏，远看它们就像小蚯蚓，但我知道它们一定比胳膊还要粗。我没敢把我看到的告诉马晓强，只是对他说：“坚持，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放开我！”他死死地盯住我，我从没见过他有这么坚定的目光，“给我妈带个话，说我爱她！”

“你还欠我钱呢。”我故意分散他的注意力，“我的面包，一个一百块！”

“是火腿！”他的记忆力真好，“对不起，欠你的我下辈子还！”

“没有对不起，欠债还钱……”

我突然感觉到班头的身体抖动了一下，她一定没有劲了，她一旦松手，后果真就不可设想了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班头没有松手，她整个身体都缠在我的腿上，我想她很清楚，这样做就是要和我们同生共死。又搭进一个！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眼泪就涌了出来。

就在我觉得浑身僵硬无力支撑的时候，赵莉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。她没按我吩咐的做，而是大胆地探出身子，把绳索绑在我的腰间。谁也想不到她做这一切会多么迅速。然后，她就拼命地用肩膀背着绳子往上拉。可惜她的力量有限，根本拉不动。

我冲班头喊：“松手，快去帮她！”

班头听了我的话，可就在她松开的一瞬间，我就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。因为我后面失去了重量，身体整个被马晓强拖了下去。毫无疑问，她们要么放手，要么被我们带进深渊……

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发生了。我仅仅往前滑动了一点，就戛然而停止了，我的腰被有力地拉住，她们的力量简直让我吃惊。她们俩拼命地拉着，喊声冲破了层层雨雾。我感觉身体在一寸寸上移。

倒是我和马晓强出现了危机，我的手快抓不住了。

马晓强说：“松一只手。”

我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就要上来了，你给自己一点信心！”

“让我的手腕迅速转过来，我们就可以互相抓紧了。”原来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

我明白之后，就按他说的做，后来，他的手也能抓紧我了，我感觉这回真的有救了。

终于，我们像两团烂泥，被活活地拉了上来。到达安全地带，她们还不肯松懈，把我们拖在泥地里，我一松手，马晓强就趴在泥地里。我被她们拖得想站都站不起来。

“安全了！”我冲她们喊，“松手啊！再拖我会死的！”

她们如梦方醒，回过头来一看，惊喜地尖叫着朝我扑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她们猛压了一遍，然后，她们又跑去压马晓强，我知道她们是用这种方式庆祝死里逃生。压完之后，就都瘫倒在泥地里，活脱脱四只泥猴。

雨渐渐地小了些，我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，就先站起来收绳子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绳子的一头死死地系在一棵树上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就死定了，我突然从内心里佩服赵莉，想去对她说点什么。

她正在清点自己的小背包，一点化妆品已经被雨水泡得五彩缤纷。她一把将它们扔掉，看看灌满水的真皮背包，摇头叹息了一下，也扔到了地上。她这回真的是轻装上路了。

我走过去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，上次我把水泼到你身上，是故意的。”

“哈，你终于承认了。”她像中了六合彩似地指着我说，“水灌满了我的皮鞋，放学的路上我走一步，它就叫一声，就像脚下踩着两只蛤蟆。我回家气得就把鞋给扔掉了，那可是一双新皮鞋呀！”

班头和学委都笑了起来。

我说：“等回去之后，我一定给你买一双，说话算数。”

“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”赵莉把光脚丫子伸给我看，“我现在怎么办？就这样赤脚走出去，脚底肯定会变成蜂窝煤。”

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我把她扔掉的包捡起来看了看，心里有了主意。我到附近找来两块树皮，让赵莉在每块树皮上踩个脚印。然后，我用军刀背面的锯子把树皮锯成一个脚的形状，再把皮包割开，将树皮绑到她脚上。她走了几步，连喊“舒服”。

马晓强的眼镜已经不知到何处去了，他想看清我的杰作，就弯下腰，把眼睛凑到赵莉脚前，一边欣赏一边夸：“还是真皮的呢，穿回城市，又是时装新潮流。”

班头说：“赵莉好像有脚气，传到嘴里就是口气哟。”说完，拉着赵莉就笑着上路了。

“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脚气口气的，哥们从现在起，真正的男子汉一个！”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。

我凑过去对他小声说：“刚才看到悬崖下面的东西没有？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看过一眼，一片茫然，看不清。”

“全是蛇，碗口粗，扁担长。”我故意神秘地比划着。

他浑身一抖，就倒在我身上。我扶住他，小声说：“千万别叫，这是我们男人的事，女人一听又会吓坏的。”

他强撑住身体，说：“对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”说着，就提起箱子向前走去。

13、鬼推磨比蛇更可怕

雨小得几近于无，我们行走起来方便多了。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个小时，可还是看不到尽头。

赵莉喊饿，喊了好几次，没人理她，因为谁也没有吃的东西了。后来，班头凑到我跟前小声说：“我还有一点吃的东西。”我惊讶地望着她，她脸红了，说：“本来是给奶奶带的，所以……我一直为这事恨着自己呢。”

我安慰她，说：“那就留着吧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”

可这话让赵莉听见了，她跑过来，在班头的背包里掏了几下，就掏出个大铁盒子，很精致，外面还用塑料封了一层，完好无损。赵莉惊喜地喊了起来：“来哟，打土豪分田地哟！”说着就要动手撕。

“赵莉！”我喊住她，“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动它！”

赵莉撅着嘴把铁盒塞进包里，冲我喊：“我都快饿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最先饿死的肯定是我，等我死了你就吃我的肉，你不是属狼吗？”马晓强凑过来说。

班头想放下包，把东西给大家吃，我推了她一把，说：“边走边看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再上路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注意观察两边的树木，很想找到一棵果树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其实我早就饿得支撑不住了，中午吃东西的时候，为了让他们吃饱，我就故意放慢速度，最多只吃了个半饱。可是，班头那点东西如果大家分食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何况那是她对奶奶的一片心意。

还是饿人眼睛亮，赵莉最先叫了起来：“桃！桃！”

我们顺着她的手指一看，果然有一棵桃树，上面结满了白里透亮的桃，一个足有拳头大。我跑过去用脚使劲踩树杆，没用。我们只好在地上捡树枝什么的往上扔，实在找不到东西，就用泥团砸。效果不太理想，每掉下一个都很珍贵，我们用衣服把它擦两下，就一人一口轮着咬，吃完了再砸。后来我急了，就干脆爬上去摘。

我带上军刀，沿着湿滑的树杆往上爬，爬几步，就用一只胳膊抱住树枝，腾出另一只手用军刀把桃往下挑。他们在下面一边欢呼一边不停地让我小心点。我当然会小心，因为我离地面越来越高，心跳也越来越快，以前我很少像模像样地爬树。

就在我准备罢手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一根树枝上，一条蛇嗖地竖了起来，嘴里吐着信。我吓得差点儿掉下去，幸亏脚下有支撑，我才稳住了。冷汗冒了出来，顺着脸皮往下滑，我的身体在发抖，但我不能作声。他们帮不了我，只能是彻底的局外人，我强迫自己集中精力忘了他们，他们的声音果然离我十分遥远了，就像在另一个世界。

我把刀横在面前不敢轻举妄动，它的头是三角形的，这说明它有毒，它的身子是绿色的底纹，暗红色的花斑，透出一股恐怖的杀气。我能清楚地看到它的红信，和因为同样的警惕而变薄的脖子。我们对峙着，谁都不先出手，就像两个决斗士。我很想一刀过去，砍断它的脖子，但老爸说过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不要轻易出手。是啊，万一失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不知僵持了多久，就在我快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我看见它慢慢俯下身，小心翼翼地 toward 树枝的远端爬去。

我浑身一松懈，他们的声音又回到了我耳边，他们在焦急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告诉他们没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撤。我脚一落地，就瘫坐在地上。大家围过来问我到底刚才怎么了，为什么叫那么多声都不应，聋了似的。

我不耐烦地说：“快把桃子捡到包里，我们走吧！”

赵莉说：“都放好了，大部分在你包里，小部分在班头包里，我和她换着背。”

“那里还有一个！”马晓强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向草丛里跑去，凭他的眼力确实值得庆贺。

可是谁也不知道，不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如果我当时不发火，如果我的警惕性能再高一点，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。但事实已经无法挽回。

马晓强惨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地跑到我们身边，嘴里喊：“蛇！它咬我！”

我一惊，从地上弹了起来，握着刀朝蛇追了过去。我看见它了，扁扁的脑袋，花斑纹路的身子，我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我刚才在树上遇到的那一条。我刚才为什么不把它砍成两段呢？那一刻我与其说是恨蛇，不如说更恨自己。

就在我快追上蛇的时候，蛇突然翻转身体向我扑来。我有点措手不及，纵身向旁边一滚，总算躲过了。我顺势砍了一刀，它也躲得很快，只砍掉了一小截尾巴。我还没来得及站起身，它又高高地向我扑来。我的右手出刀之后还没收回，而它已经到了眼前。我知道一旦被它咬中，凶多吉少，不光是我，马晓强也没救了。我必须杀死它，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它冲来的方向，它的嘴咧开着，露出狰狞的牙齿，信吐得出奇的长，就在它的血盆大口快要接近我的左肩时，我猛一伸手，死死卡住了它的脖子。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抓，在出手之前，我一点把握也没有，但我记得老爸的话，要以静待动，等待最佳的时机，最佳时机往往就在最后一瞬出现。

蛇的脖子是软弱的，但它的身体是强大的，就在它的脖子被我卡住之后，它的身子一眨眼就打到了我身上。为了不让它咬到我，我伸直胳膊，它在一秒钟之内就死死地缠住了我的胳膊，我能感觉到它在迅速用力，越来越紧。我的左手好像在慢慢松劲，不能再有丝毫的犹豫，不能让它的头挣脱。我的右手在头顶上划了一道弧，刀光过处，蛇头落地，血喷了我一脸。我没有停留，一纵身向一边跳开，因为老爸说过，砍掉的蛇头也会咬人。

蛇头果然在地上抖动着，嘴还一张一合。我没有理它，举着胳膊跑回来。我感觉蛇的身体还在紧缩，必须马上把它拉开。

赵莉吓得妈呀直叫，班头也直往后躲，就像我是个妖怪。

我大吼一声：“已经死了！快帮我拉开，晚了他就没救了！”我用刀指了指躺在一边直哼哼的马晓强。

她俩这才定神看，果然没了脑袋，就壮着胆子过来拉。两个人的力量好不容易才解开蛇身，再看我的左胳膊，已经一片青紫。我顾不了许多，把刀尖在草地上擦干净，然后从包里取出打火机，将刀尖烧了一遍，这样可以消毒。

我握着刀跪到马晓强面前，让他把手给我看。他两只手握在一起抱在胸前，不肯伸出来，一会喊左手疼，一会又喊右手疼。我只好向两位女生救援，让她们把他的手拉出来。

费了很大的劲，我才看清他的右手手指上有牙印，血在往外淌。我一把抓紧他的中指，使劲盯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男子汉，忍住了！”然后用刀尖划开伤口处，马晓强惨叫着，更多的血涌了出来。两个女生闭上了眼睛。

我把刀扔在一边，开始一口一口地往外吸血，吸一口吐一口。

班头胆子大了点，说：“我来帮你吸。”

“不行，这样也可能会染上。”我指了一下身后，“把蛇拎过来，我要血。”

班头跑过去，把蛇提了过来。我看得出她对蛇还是充满了恐惧，就连忙让她放下。我在马晓强千丝万缕的衬衫上撕下一条，将他的手指狠狠地绑了起来。

赵莉也壮着胆子问：“我能做点什么？”

“你把他的头抱起来，让他嘴朝上张开。”说着，我把蛇倒提起来，让蛇血滴到马晓强的嘴里。马晓强很听话地吞咽着蛇血，从他的表情看得出，那味道不怎么样。

血滴得差不多了，我又把蛇肚剖开，将绿色的胆整个取出，对马晓强说：“吞下去，一

定要吞下去，懂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吞完胆，他问：“我会死吗？”

我没答话，在旁边找了一种绿叶红梗的植物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，凉凉的，直冲脑门，肯定不是一般的草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就采了一点，放在嘴里小心翼翼地咬出汁儿，再吐出来敷到马晓强的伤口上，又在他身上撕了一块布包好。我说：“这回就死不了了。”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草。

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赶紧上路。可是没走两步，马晓强就喊头晕。赵莉接过他的箱子，我把他搀扶着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的身体就向我歪过来，我心里一沉，停下脚步仔细察看，谢天谢地，他的呼吸很均匀。原来，他睡着了。

我们不得不重新分工，赵莉负责背我的包和马晓强的箱子，在前面开路，我背着马晓强走在中间，班头胆子大些，拿着军刀走在最后。不知是疲惫到了极点，还是胆子练大了，大家再看到野鸡野兔什么的突然从草丛中穿过，都不喊不叫了，有时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。

天一块块黑下来，我们在沉默中行走，心也一块块沉下来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每次歇脚，赵莉都不肯再走了。但在这深山野林，多停一分钟，马晓强就会多一分危险。所以，我坚决催她们上路。

一开始，我还能看到赵莉摇摇晃晃的身影，可没多久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天完全黑了，是盲人的那种黑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试探半天，因为谁也看不清一步之外是什么情形。为了不让人掉队，我想了个办法：从赵莉开始，我们喊一、二、三，赵莉是一，我是二，班头是三，各报各的，但间隔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。

我们报着数行走，心里是踏实些了，但速度更慢了。渐渐地，赵莉的声音有气无力了，她的“一”报得像喘气的声音。其实班头也不行了，从她强打的声音里听得出来。我不断地在心里叮嘱自己：不能倒下，决不能！我很清楚自己是她们的支柱。汗水不停地钻进我的眼角，我腾不出手，只能不停地眨眼睛，或者用嘴唇向上吹气。

突然，赵莉在前面发出很重的声音，一定是摔倒了，紧接着是一声尖叫：“蛇呀——”叫声像一把尖刀刺破了厚重的黑。

我的冷汗嗖地一下就淌了下来，天！再被蛇咬一个，我们真的就死定了。我连忙把马晓强放到地上，让班头守护着。然后，我掏出打火机，握着军刀朝赵莉跑来，边跑边喊：“我来了！”没跑两步，我也摔了一跤，但不敢耽误片刻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冲到赵莉面前，用打火机照。天！果然有一根长长的东西缠住了她的脚，我正要起刀，却发现那东西有点异样，再定睛一看，这不正是我杀掉的那条蛇吗？

我扔掉军刀，一手举着打火机，一手帮她解开，安慰她说：“死的，连脑袋都没了。”

也不知她听进我的话没有，她坐在黑暗中一声不哼。

班头哼哧哼哧地把马晓强拖到我们身边，喘着粗气说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是你杀死的那条蛇吗？”

她一问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：“对呀，出问题了。”

“是呀，我们又回到了原地。”班头似乎很清醒，“我听人说过，这叫鬼推磨。我们就在这里背靠背歇一夜吧！”

赵莉一转头，就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：“我不想走了，我宁愿死也不走了，呜……”

“绝对不行！”我把赵莉推开，站起来，“雨会越下越大，天会越来越冷，这里的天不比城里，就算是夏天，夜里也会让人发冷。我们在雨水里坐到明天早上，谁还起得来？赵莉，你把背包给我，其余不变，上路！”

谁也不敢违抗，大家又上了路，我背着包，抱着马晓强，一步一挪地向谁也说不清的黑夜深处走去。

14、山洞比天堂还舒服

赵莉一边用棍子敲打着草丛，一边发出“去！去！”的声音，好像每一步都遇到了要驱逐的东西。雨越下越大，有闪电的时候，我能看到赵莉挥舞木棍的身影。她一定是吓坏了，动作和声音都有点神经质。

我心里很疼，只能冲她喊：“劳委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怎么会让你吃亏？”

“我不怕，真的不怕，哈哈——”她为了让我相信，挤出一串笑，僵硬而变形。我简直怀疑她是不是会疯掉。

其实班头承受的压力更大，她走在最后，必须防备身后的袭击，任何一声风吹草动都会让她毛发倒立，但她不像赵莉那样爱喊爱叫，或者说赵莉的喊叫盖过了她，她要再叫，这世界就乱了。所以，她静静地走在后面。

赵莉可能已经昏头了，她把我们领向一个高处。我能感觉到在上坡，而且坡度还不小，我不得不用膝盖顶住马晓强，喘几口气，猛使一下力气，才能往上爬动一步。但我不想喊住赵莉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东南西北，能告诉她什么呢？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，希望奇迹出现。

又一道闪电，我听到身后重重地响了一声，班头摔倒了，顺着坡滚了下去。我连忙回过头来喊，她在不远处停住了，答应了一声，很快就爬了上来。

我说：“用棍子把地插稳了再爬，就不会摔倒。”

她怯怯地说：“棍子早丢了。”

“混蛋！空着手怎么断后？”我吃了一惊，把刀和鞘一起递给她，“把刀拿着。”

“我不会用。”

“不会用也拿着，等恶狼扑上来的时候，你就会用了。”

“我怕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我真的好怕……”

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沉默了片刻，刚想开口，就听到前面的赵莉惨叫一声：“救命呀——”就悄无声息了，没有如我意料地向下滚来。

我浑身冷汗直冒，放下马晓强，扔下背包，对班头说了声：“别动！”就握着刀向上快速摸去。

刚才赵莉一直没有停步，离我们有一段距离，我一边摸索一边喊着她的名字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马上想到了野狼，赵莉被拖走了？我不管看不看得清路，开始大步往前追，可是没追几步，一脚踩空，就顺着一个坡向前滚了下去。等我停下来的时候，手摸到子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再顺手一摸索，有鼻子有眼有头发——是赵莉。我喜出望外，抱着她的头摇，摇了半天，她才哇地一声哭出来。

听到哭声，我就放心了，于是，我掏出打火机，打着看这里的地形。天！这是一个山洞，洞不深，挺阔，人能站起来不碰头，出口是一个很陡的坡，里面竟是干的，还有许多废弃的树枝，也许是上山打柴的人常躲雨的地方。我抑制不住心里的狂喜，用火光照着自己，冲赵莉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：“有没有比我更可怕的野鬼？”

她反而笑了，说：“快去把他们喊进来。”

我把火机塞给赵莉，让她赶紧升一堆火。我转身爬了出去。

我们哼哧哼哧地把马晓强弄进山洞，本来想庆祝一下有了个栖身之所，却发现赵莉快把整个山洞都点着了。我们不得不立即救火，还好，火势不猛，用脚踩了一通，就控制住了。

我动手把树枝和火堆分开，把马晓强安顿下来，再看她们俩，站在一边相互拥抱着直发